

## 早期童年不良经历对初中生抑郁的影响： 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邹枫<sup>1,2</sup> 楚玉贵<sup>2</sup> 李广恩<sup>2</sup> 杨玉恒<sup>2</sup>

1.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天津;

2. 河南医药大学心理学院, 新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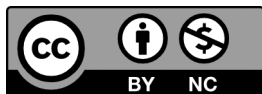
**摘要** | 目的: 探讨早期童年不良经历对初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 以及控制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取样法, 选取郑州市一所中学1667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 使用儿童期创伤问卷、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和控制感量表进行测量。结果: 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症状显著正相关 ( $r=0.431, p<0.01$ ), 与控制感显著负相关 ( $r=-0.478, p<0.01$ ); 控制感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 ( $r=-0.433, p<0.01$ )。控制感在童年创伤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间接效应值为0.147, 占总效应的31.61% (95%CI: 0.114~0.183)。结论: 早期童年不良经历既直接增加初中生抑郁风险, 也通过削弱控制感间接加剧抑郁。提升控制感可能是预防和干预青少年抑郁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 | 早期童年不良经历; 控制感; 抑郁症状; 初中生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1 引言

童年期是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 这一时期的不良经历对个体后续的心理社会适应具有深远影响。早期童年不良经历通常指在18岁之前遭遇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以及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等负性事件 (Suglia et al., 2018)。大量研究表明, 早期童年不良经历不仅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和行为发展产生即时影响, 还可能通过多种心理机制对其后续的心理健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Teicher et al., 2016)。在众多心理健

康问题中, 抑郁症因其高发性与高危害性, 成为早期童年不良经历最典型的负面结果之一, 这一现象在青少年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初中阶段是个体从儿童期向青春期过渡的关键时期, 身心发展的剧烈变化使得这一群体对外部环境的刺激尤为敏感 (Gilmore & Meersand, 2019)。研究显示, 初中生抑郁的现象较为普遍, 已成为影响其学业表现、人际交往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问题 (刘福荣等, 2020; 邝惠宁等, 2026)。因此, 探讨初中生抑郁症状的形成机制, 尤其是早期童年不良经历的潜在

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 (2022BJY028)。

通讯作者: 邹枫,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博士, 河南医药大学心理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青少年心理健康。

文章引用: 邹枫, 楚玉贵, 李广恩, 杨玉恒. (2026). 早期童年不良经历对初中生抑郁的影响: 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中国心理学前沿*, 8(3), 220-224.

<https://doi.org/10.35534/pc.0803034>

影响及其内在路径，对于制定早期干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早期童年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证实。无论是纵向追踪研究还是横断调查，均显示童年期遭受虐待或忽视的个体在青少年期及成年期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 (Yu et al., 2023; 喻少杰等, 2026)。然而，单纯揭示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已难以满足当前心理学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如何”以及“为何”的问题，即探索潜在的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影响机制的理解，也为心理干预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切入点。

控制感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近年来在心理健康相关的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控制感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影响和掌控生活事件的主观信念，通常包括个人掌控感和限制感两个维度 (Lanchman & Weaver, 1998)。高控制感的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行为 and 决策能够影响结果，因而在面对压力事件时更可能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反之，低控制感个体则容易产生无助感、被动性和对环境的无力感，进而增加心理问题的风险 (Tafet & Ortiz Alonso, 2025; Fielder et al., 2026)。

早期童年不良经历可能通过削弱个体的控制感，进而诱发抑郁症状。创伤环境通常具有不可预测、不可控和威胁性强的特点，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个体容易形成对外界环境的负面认知模式，逐渐丧失对生活的掌控感 (Murgueitio et al., 2024; Farkas & Jacquet, 2025)。这种“习得性无助”状态正是控制感下降的典型表现，也是抑郁发生的重要心理基础 (Maier & Seligman, 2016; Song & Vilares, 2021)。因此，控制感可能在早期童年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梳理现有研究成果发现，尽管已有少量研究关注到控制感在早期童年不良经历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潜在作用，但多数研究的对象集中于成年人，针对初中生群体的研究仍较为匮乏。初中阶段个体正处于自我意识和控制感发展的关键期，控制感的形成与变化对其心理适应能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探讨初中生群体中控制感在早期童年不良经历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2 方法

###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取样，对郑州市一所中学1762名初中生进行测量。剔除存在缺失项目及规律作答的问卷95份，剩余有效问卷1667份，有效率94.6%。其中女生781人 (46.90%)，男生886人 (53.10%)，平均年龄为 $13.29 \pm 0.96$ 岁。年级分布上，七年级学生817人 (49%)，八年级学生476人 (28.60%)，九年级学生374人 (22.40%)。

## 2.2 研究工具

### 2.2.1 童年不良经历

采用中文版儿童期创伤问卷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进行自我评定 (赵幸福等, 2004)。该问卷包括28个条目，分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五个维度。如“当时有人照顾我、保护我”“当时我被打得很重，引起了老师、邻居或医生等人的注意”。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 (1表示“从不”，5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该维度的严重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76。

### 2.2.2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采用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1997年编制的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进行自我评定 (陈祉妍等, 2009)。该量表包括20个条目，衡量了抑郁症状的不同方面：抑郁情绪、罪恶感/无价值感、无助/无望感、精神运动性迟滞、食欲丧失以及睡眠障碍。量表采用4级评分法，根据症状出现的频率评分：0分 (没有或不足1天)、1分 (1~2天)、2分 (3~4天)、3分 (5~7天)，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84。

### 2.2.3 控制感量表

采用李静修订的控制感量表 (Sense of Control Scale, SCS) (李静, 2012)。该量表包括12个条目，如“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多半是由他人决定的”“我的未来如何，主要取决于我自己”，分掌控感和限制感两个维度。量表采用7点计分 (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掌控感或限制感越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826。

## 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7.0和SPSS宏程序PROCESS 4.1进行数据处理。

## 3 结果

###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将抑郁等变量全部放入一个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0个，第一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为25.26%，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变异。

###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间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 $p < 0.01$ )。其中抑郁症状与儿童期创伤显著正相关 ( $r = 0.431$ )，与控制感显著负相关 ( $r = -0.433$ )，控制感与儿童期创伤显著负相关 ( $r = -0.478$ )。

表 1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N=1667)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N=1667)

	Mean ± SD	1	2	3
1 童年创伤	35.899 ± 7.779	1		
2 控制感	56.905 ± 8.401	-0.478**	1	
3 抑郁症状	32.22 ± 8.556	0.431**	-0.433**	1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下同。

### 3.3 中介效应检验

以儿童期创伤为自变量，控制感为中介变量，抑郁症状为因变量，社会人口因素（性别、年级、年龄）为协变量，并将所有连续变量标准化，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儿童期创伤对初中生抑郁症状正向主效应显著 ( $\beta = 0.32, p < 0.001$ )，对控制感负向主效应显著 ( $\beta = -0.51, p < 0.001$ )；控制感对初中生抑郁症状负向主效应显著 ( $\beta = -0.29, p < 0.001$ )。

表 2 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Test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控制感 (Y <sub>1</sub> )			抑郁症状 (Y <sub>2</sub> )		
	$\beta$	<i>t</i>	95%CI	$\beta$	<i>t</i>	95%CI
儿童期创伤 (X)	-0.51	-21.8525***	-0.55, -0.46	0.32	12.0238***	0.27, 0.37
控制感 (M)				-0.29	-11.75***	-0.34, -0.24
<i>R</i> <sup>2</sup>		0.24			0.26	
<i>F</i>		104.38***			99.33***	

采用Bootstrap法重复取样5000次，计算出中介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若置信区间不包含0则表示中介效应显著（温忠麟等，2014）。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各路径的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均显著，控制感在儿童期创伤和初中生抑郁症状的关系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

表 3 控制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control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465	0.024	[ 0.418, 0.513 ]	
直接效应	0.318	0.027	[ 0.266, 0.370 ]	68.39%
间接效应	0.147	0.018	[ 0.114, 0.183 ]	31.61%

具体来看，儿童期创伤对初中生抑郁症状的直接效应值为0.318，95%置信区间 [ 0.266, 0.370 ]，占儿童期创伤对初中生抑郁症状总效应的68.39%。控制感在儿童期创伤对初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中产生的间接效应值为0.147，95%置信区间 [ 0.114, 0.183 ]，占总效应的31.61%，中介模型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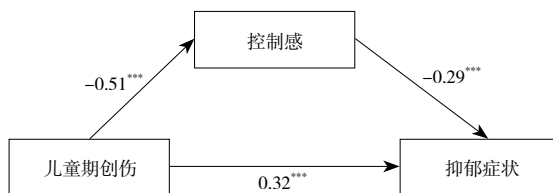


图 1 控制感的中介模型图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of perceived control

##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早期童年不良经历对初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并检验了控制感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儿童期创伤与初中生抑郁症状显著正相关，与控制感显著负相关；控制感与抑郁症状显著负相关；控制感在儿童期创伤与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61%。这一发现深化了对早期童年不良经历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机制理解，也为预防与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

首先，儿童期创伤与抑郁症状的正相关关系与以往研究一致（Infurna et al., 2016）。遭受虐待或忽视的个体在青春期更容易表现出抑郁症状，这可能与创伤对大脑发育、情绪调节能力以及认知图式的长期影响有关（Teicher et al., 2016）。初中阶段是个体自我概念和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敏感期，创伤经历可能破坏其正常发展轨迹，从而增加抑郁风险（Tafet & Ortiz Alonso, 2025）。

其次，控制感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儿童期创伤部分通过削弱个体的控制感而加剧抑郁。这一结果支持了认知易感性模型（Beevers, 2005; Hankin, 2008）和习得性无助理论（Maier & Seligman, 2016）。长期处于不可控、不可预测的创伤环境中的个体，容易形成“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结果”的消极认知，这种低控制感会使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更倾向于被动应对、自我否定，进而诱发抑郁情绪（Chorpita & Barlow, 1998; Kleinberg, Aluoja, & Vasar, 2013）。本研究中，控制感与抑郁的负相关以及中介路径的显著性均验证了这一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控制感的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说明儿童期创伤还可能通过其他路径影响抑郁。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多中介的链式作用。

从实践角度看，本研究提示教育工作者和临床干

预者应重视初中生控制感的培养。对于有早期不良经历的学生，可通过心理辅导、班级支持系统以及技能训练等方式提升其对生活的掌控感，阻断早期童年不良经历向抑郁症状发展的作用路径。同时，学校应加强早期筛查，对创伤暴露水平较高的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支持。

##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早期童年不良经历是初中生抑郁症状的重要风险因素，其影响部分通过控制感的中介机制实现。具体而言，儿童期创伤既直接加剧初中生的抑郁症状，也通过削弱个体对生活的控制感，间接增加抑郁风险。这一部分中介模型凸显了控制感在儿童期创伤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关系中的核心作用，为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干预实践可着眼于修复创伤经历者的控制感，通过增强其对生活的掌控信念，从而有效降低抑郁风险，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

## 6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样本仅来自郑州市一所中学，结论的推广性受限，未来应扩大取样范围，涵盖不同地区、学校类型及文化背景。第二，控制感仅作为单一中介变量，未考虑其他可能的中介或调节因素（如社会支持、情绪调节策略等），建议未来构建更复杂的模型，深入探讨早期不良经历影响抑郁的多重路径。

## 参考文献

[1] Suglia S F, Koenen K C, Boynton-Jarrett R, et al. (2018). Childhood and Adolescent Adversity and Cardiometabolic Outcomes: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137(5), e15–e28.

[2] Teicher M H, Samson J A, Anderson C M & Ohashi K. (2016).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on brain structure, function and connectivit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7(10), 652–666.

[3] Gilmore K & Meersand P. (2019). *Normal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 psychodynamic primer*.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4] 刘福荣, 宋晓琴, 尚小平, 吴梦凡, 隋美丽, 董一超, 刘新奎. (2020). 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的meta分析.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34(2), 123–128.

[5] 邝惠宁, 罗慧娟, 高若伊, 刘珂珂, 鄂博然, 张辰宇, 孙冰洁·郭欣. (2026). 北京市2019—2023年中学生抑郁症状及相关因素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47(1), 60–64.

[6] Yu P, Jiang Z, Zheng C, Zeng P, Huang L, Jin Y & Wan K. (2023). Variety ACEs and risk of developing anxiety, depression, or anxiety–depression co–morbidity: the 2006–

2022 UK Biobank data.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4, 1233981.

[7] 喻少杰, 朱娟芳, 姜勤勤, 袁磊, 孙金海. (2026). 广州市某区青年人童年不良经历与抑郁症状的关联. *海军军医大学学报*, 47(2), 210–221.

[8] Lachman M E & Weaver S L. (1998).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3), 763–773.

[9] Tafet G E & Ortiz Alonso T. (2025). Learned helplessness and learned controllability: from neurobiology to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neurosciences.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16, 1600165.

[10] Fielder J C, Shi J, McGlade D, Huys Q J M & Steinbeis N. (2026). *Sense of control buffers against stress*. *eLife*, 14, RP105025.

[11] Murgueitio N, Tate M, Lurie L, Priddy Z, Boda S, Shipkova M, Rodriguez M, Machlin L, Furlong S, Mitchell A, McLaughlin K & Sheridan M. (2024). Testing a Conceptual Model of Early Adversity, Neural Func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Protocol for a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JMIR research protocols*, 13, e59636.

[12] Farkas B C & Jacquet P O. (2025). Characterizing the role of unpredictability with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early life adversity.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37(4), 1996–2010.

[13] Maier S F & Seligman M E. (2016). Learned helplessness at fifty: Insights from neuroscience. *Psychological review*, 123(4), 349–367.

[14] Song X & Vilares I. (2021).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 learned helplessness depression model and anhedonia. *PloS one*, 16(3), e0249056.

[15] 赵幸福, 张亚林, 李龙飞. (2004). 435名儿童的儿童期虐待问卷调查.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2(4), 77–379.

[16] 陈祉妍, 杨小冬, 李新影. (2009). 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在我国青少年中的试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4), 443–445.

[17] 李静. (2012). *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归因倾向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18] 温忠麟, 叶宝娟. (2014).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 *心理科学进展*, 22(5), 731–745.

[19] Infurna M R, Reichl C, Parzer P, Schimmenti A, Bifulco A & Kaess M. (2016). Associations between depression and specific childhood experiences of abuse and neglect: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190, 47–55.

[20] Beevers C G. (2005). Cognitive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a dual process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5(7), 975 – 1002.

- [21] Hankin B L. (2008). Cognitive 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 of depression during adolescence: investigating depressive symptom specificity in a multi–wave prospective study.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6(7), 999–1014.
- [22] Chorpita B F, Brown T A & Barlow D H. (1998). Perceived control as a mediator of family environment in etiological models of childhood anxiety. *Behavior therapy*, 29(3), 457–476.
- [23] Kleinberg A, Aluoja A & Vasar V. (2013). Social support in depression: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factors, perceived control and help–seeking. *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22(4), 345–353.

## The Effect of Early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Depress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ntrol

Zou Feng<sup>1,2</sup> Chu Yugui<sup>2</sup> Li Guangen<sup>2</sup> Yang Yuheng<sup>2</sup>

1. 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Xinxiang Medical University, Xinxiang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arly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ntrol i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A total of 1,66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one middle school in Zhengzhou City were selected using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All participants completed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and the Perceived Control Scale. Results: Childhood trauma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 $r=0.431, p<0.01$ ) and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control ( $r=-0.478, p<0.01$ ); perceived control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 $r=-0.433, p<0.01$ ). Perceived control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 and depression, with an indirect effect value of 0.147, accounting for 31.61% of the total effect (95% CI: 0.114–0.183). Conclusion: Early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not only directly increas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but also indirectly exacerbate depression by weakening perceived control. Improving perceived control may be an effective approach in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Key words:** Early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Perceived control; Depressive symptoms;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